

——
淞沪会战

YUKUO REIGO
JAPANESE MILITARY HISTORY

中国著名战役系列
通俗军事文库

御寇悲歌

果周 佟明忠
立翔 著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通俗军事文库 / 中国著名战役系列

御寇悲歌

——
淞沪会战

佟明忠

周翔

果立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御寇悲歌: 淞沪会战/佟明忠等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8

ISBN 7-80137-452-5

I. 御... II. 佟... III. 一·二八事变(1932) IV. K26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357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版次: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8.875

印次: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6 千字

印数:1—4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452-5/I·054

定价:14.00 元

目 录

上篇：“一·二八”——第一次淞沪会战

- 一、“田中奏折” (3)
- 二、“日僧事件” (11)
- 三、奋起抗敌 (22)
- 四、血战闸北 (31)
- 五、鏖兵吴淞 (50)
- 六、苦战浏河 (61)
- 七、万众一心 (69)
- 八、血肉长城 (81)

下篇：“八一三”——第二次淞沪会战

- 九、虹桥事件 (89)
- 十、据点攻坚 (108)



十一、海空大战	(125)
十二、血战宝山	(144)
十三、最后反击	(172)
十四、群雄聚会	(191)
十五、八百壮士	(210)
十六、啊！杭州湾	(237)
十七、兵败如山	(253)
后记：以史为鉴	(267)

上篇：“一·二八”

——第一次淞沪会战

原书空白页



“田中奏折”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

——《日本大本营“东方会议”纪要》（《田中奏折》）

1928年6月的一个午夜，在黑沉沉的日本皇城，昏暗的路灯光下，走来一前一后的两个人。前者手拿一串书库文档库的钥匙，后者握着一个金盾形菊花图案的印有第72号的皇室临时通行证。原来他们一个是日本皇家的文档书库官，另一个是日籍华人，叫蔡智堪。此行的目的，是为日本书库补裱书籍。东京的6月，天气已很炎热，在幽暗闭塞的皇家书库里，当然更使人汗流浹背。日本书库官打开库门，拿出所需文件，即悄然离去。蔡智堪迅速打开文件，很快找到了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于不久前主持召开的日本高层会议的纪要《“东方会议”纪要》，及田中首相根据这次会议制定的日本国策报告《田中奏折》。当他读到下面两段带总结归纳性的文

字时，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然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蔡智堪的心收紧了。他知道这里的“支那”即日本对中国的蔑称。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势强大，腰杆变硬，对中国占有中原大地始终不服，对中国名称也不愿叫，而是借用了西方称呼中国的与“瓷器”相近的译音加上日本的土音，称呼为“支那”，以表示对中国的蔑视。而文中的满蒙即指中国的东北和蒙古，亚细亚即亚洲的全称。这个《田中奏折》以十分清楚的语言表明，日本决心在征服台湾和朝鲜的基础之上征服整个中国，并进而征服东南亚诸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再进而征服整个世界。日本首相召开的东方会议，即是正式将其列为国策。日本对于中国的战争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中国



大地看来难逃一场血光之灾了。

作为一个有爱国心和强烈使命感的华人后代，蔡智堪决心尽自己个人的微薄之力，把这个人阴谋揭露出来，公诸于众。于是，他不顾满头流汗，用“西内城”碳酸纸蒙在文件上，用铅笔一笔一划地描摹起来。

蔡智堪之所以不顾个人安危，不辞辛苦，决心把这份有8个部分，数十万字，长达80余页的文件描摹出来曝光，大白于天下，不仅在于他感到社会上的传闻得到了第一手材料的证实，他作为炎黄子孙固有的中国情结促使他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于他认识到这份《田中奏折》是日本侵略政策的承前启后的一份国策文件，也是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的大暴露，对于打掉许多人的天真和幻想是一份不可多得反面教材。

日本古称扶桑，本为东洋小国。盛唐时代还是中国的学生，派了大批青年到中国学习，并以中国为楷模，搞了一场“大化改革”。宋之后，特别是明朝中叶，大批日本武士成为海盗浪人，到中国沿海烧杀抢劫，史称“倭寇”。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天朝”的大门。日本也被迫实行了开放的政策。但日本急起直追，于1868年搞起了“明治维新”，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政策，并大见成效。紧接着，就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为

对中国危害最大,野心最狂,手段最残忍的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国家。

1894~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中国领土辽东半岛、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占领了中国的藩属国朝鲜,还以《马关条约》野蛮地从中国掠夺了白银2亿余两,又通过迫使中国赎回自己的领土辽东半岛,掠白银6000余万两,使日本的富国强兵获得了巨额的资本积累,大尝了对中国作战的甜头。从此以后,每当日本想发财解困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疲弱的中国。

1900年,日本派出了占八国联军总数一半的侵华军队,攻进中国首都北京,大肆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并获得了战后庚子赔款的大头。

1904~1905年,日本军阀以中国东北为战场,以烧杀劫掠中国人民为代价打败了腐朽的俄罗斯帝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北地区。

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的时机,再一次向同为盟国的中国下手,出兵侵占了中国的山东,迫使当时的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是中国人民1919年的“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巴黎和会”上签字,使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暂时受阻。下一步日本究竟怎么办,全世界都在等,整个东亚地区都在看,

中国人更是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急切地想知道。蔡智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中国东北当局的指令,利用日本政界的党争政争,买通了日本皇室书库官,前来获取这份文件的。

看来日本下一步是先获取“满蒙”,再征服整个中国,并进而征服整个亚洲。蔡智堪将这份露骨的侵略文件的影描本送给了当时任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主任王家楨。王家楨阅后大吃一惊,将其翻译出来并透露出去,引起了国际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

但日本的侵略国策已定,他们也顾不上什么舆论。日本民族向来在腰杆硬的时候我行我素,只有在他们腰杆不硬的时候,才能多少显出对别人怎么看的一点“虚心”。现在他们自认为自己有实力,有资本,决心一心一意地走下去。至于炮制什么理由和借口,在日本的军部和政界,从来都不乏其人,而且他们在炮制《田中奏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征服“满蒙”的行动。

1928年6月4日,日军在辽宁沈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沈阳北的皇姑屯车站老道口炸死了号称“东北王”的奉系军阀头子“大帅”张作霖,使东北一时群龙无首,以便乱中夺权,从而完成了“征服满蒙”的第一步。

日军的暴行和狼子野心,不仅没有使东北军民



屈服，反而激发了东北军民统一抗日的爱国之心。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少帅”张学良以中华热血男儿之心断然宣布：“东北易帜”，降下了象征北洋军阀政权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升起了象征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中国军民万众欢腾，因为这是自满清王朝覆灭以来，中国大陆的首次统一。但日本却磨刀霍霍，加紧了侵占中国的军事行动。

1931年9月18日夜22时18分，日本“关东军”再次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在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附近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以240毫米榴弹炮轰击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
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这首悲愤的小调道出了东北人民欲哭无泪的痛苦心情。每年9月18日晚，响彻沈阳全城的警报声记下了中华民族这个“悲惨的时刻”。

由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沈阳沦陷，长春沦陷，哈尔滨沦陷，整个中国东北落入日本之手。数十万东北军官兵和数百万东北人民，成为有家不能归的流浪儿。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宝藏，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抛别了妻子爹娘，
离弃了无数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厢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那可爱的家乡。
……”

这首悲愤的流行歌曲，唱出了当时多少东北人悲痛欲绝的痛苦心声。从此以后，几千万东北人民成为亡国奴，几十万中国士兵和学生成为流浪儿。

但日本轻易得手后，不仅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吊起了更大的胃口，又把魔爪伸到了中国的蒙古地区。但由于在外蒙古碰上了苏联这个强硬对手，于是转而策动内蒙古“独立”，并越过长城，向华北京津地区步步进逼。

在山东，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惨遭日本军队的屠杀。



在南方,日本决心在上海下手。因为,上海不仅是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是西方列强利益最为集中的中国城市,而且是中华民国最大的经济来源地,且距离民国首都南京近在咫尺。在上海动手,不仅近可取,而且退可守。进能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和内蒙的注意力,掠夺上海的经济资源,威胁中国的首都,为进一步灭亡中国创造条件。退可以以上海为筹码谈判,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满洲国”的既成事实,并要挟西方列强停止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非议,对日本免开尊口,真是一箭多雕之计。

何况,上海有大批的日本军队、浪人、僧人、侨民和特务机关,那里离日本军港很近。而借口是可以随时制造出来的。

“一·二八”第一次淞沪会战,即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日本阴谋策划制造出来的。

二、“日僧事件”

兵者，诡道也。

——孙武

1932年1月5日，日本东京，天皇裕仁的御前会议正在进行。参加者为日本军政要员。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尽快使中国东北独立，成立以废清帝溥仪为傀儡“元首”的“满洲国”。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天皇召开的内阁会议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日本军部狂热团体“樱

会”骨干、“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坂垣征四郎首先汇报了占领东北和成立伪“满洲国”的筹备情况。坂垣说：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西方列强明明对日本在中国的获利眼红，但却打出‘公理’、‘正义’、‘和平’一类旗号横加阻挠，大日本虽可不理不睬。但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必须设法将他们的目光引开，以攻为守，方为上策。”

外相松岗洋右对此很有同感。他补充说，国际联盟不顾日本要退出的威胁，竟然准备派人到满洲调查日中冲突之事，使日本处于被调查被审判的地位。日本可以我行我素，但总要顾及点舆论才好。其实德国占领苏台德区，意大利出兵阿比西尼亚，德意支持西班牙佛朗哥将军，都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后，大家承认，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国联从来欺软怕硬，只要日本威胁到其在华利益，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实，拿日本没有什么办法。

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是天皇裕仁的叔父，也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坚决主张日军增兵上海，在上海发动进攻。他不仅考虑要转移视线，而且要把在上海动手变成灭亡中国的第一步，他狂妄地声称：

“要把此次上海事变看成征服支那的一个重大行动。”